

诗之格律化的形成与发展(二)

叶嘉莹

对偶的几种对法

回到谢灵运这首诗。“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景”是阳光，表示一种和暖的阳光。为什么说“初景”？因为冬天阴暗的天气刚刚过去，春天和暖的阳光刚刚回来，所以叫“初景”。“革”是改变，“绪”是余留，才转过来的和暖的春天的阳光，改变了余留下来的冬天的寒风。“新阳改故阴”，新的阳光，跟“初景”完全相对。

你会发现，对偶有几种对法。“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在底下藏的是潜虬，在天上飞的是飞鸿，意思相反，句法平行，可现在呢，句法还是对偶，可是意思相近。所以对对子可以用相反的意思来对，也可以用相近的意思来对。“初景”跟“新阳”意思差不多，“革”跟“改”意思完全一样，“绪风”是留下来的寒风，“故阴”是过去的寒冷。谢灵运的诗有很多对偶的方法，在语序轴上有这么多花样的变化，你就知道中国的诗是怎样演变的，中国的诗如何从很简单的自然的写作，演进到这么繁复的。所以谢灵运这首诗是代表作品。我现在之所以要举谢灵运这首诗，就是要借这首诗，把中国古典诗歌在句子结构、对偶上的很多艺术方式，让大家有个认识，为讲唐诗做准备。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池塘里面，因为春天来了，长了一片青草，园中的柳树上面有黄莺鸟、燕子，各种鸟飞来飞去，“变”是改变，随着气候的转变，鸟的叫声每天都不一样。本来“池”跟“塘”是两个名词的结合，“园”跟“柳”也是两个名词的结合，可是“池”跟“塘”是平行的，“园柳”的“园”已经作为形容词用了，是园中的

柳树。结合的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可是既然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名词来对。所以“池塘”跟“园柳”就对了。对偶有很多变化，平行地对可以，相反地对也可以，中间有一点变化地对也可以。“池塘”跟“园柳”在对之中不是十分整齐，“春草”跟“鸣禽”也一样。“春”形容“草”，名词作形容词。“鸣”形容“禽”，可是“鸣”本来是动词，所以不完全一样，可是结合在一起，是“春草”，是“鸣禽”。“生”是动词，“变”是动词。这是谢灵运的诗，你看他的对偶之中，都是语序轴上有很多的变化。从“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一直讲下来，你会发现，这些句子很多意思缩成这么短，句法这么复杂，可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两句忽然一下子放松了，就是池塘之中长了一片碧绿的青草，园中的柳树每一天有不同的鸣禽叫声，这两句就比较自然。这都是写诗的艺术，不能老这么紧，也不能老这么松，紧了很久忽然间一放松，大家觉得舒了一口气，这两句就变成谢灵运的名句。金元时代的元好问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就赞美“池塘生春草”写得非常好。元好问写过《论诗绝句》，是评论诗的，用绝句的形式来评论。

这两句之所以成为名句，还有一个很妙的故事。谢家不只是高门士族，而且出了一大堆诗人，谢灵运、谢惠连、谢朓，都是有名的诗人。谢灵运有个弟弟叫谢惠连，诗写得也很好，谢惠连的父亲不大懂得诗歌，不喜欢谢惠连。可是谢灵运欣赏谢惠连，说“每对惠连，辄得佳句”。每当我遇到谢惠连，就会作出好诗。因为谈话要有对

手，作诗也要有对手，所以庄子和惠子就可以谈话谈得很高妙，庄子要碰到一个普通人，他再谈得高妙，那人跟他对话答不上来啊。据说谢灵运作这首诗的时候，能够写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因为他作诗前睡觉梦见谢惠连了。

“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现在他用典故了，用典故有什么好处？典故里面有丰富的意思，所以可以用典故来表现很多的情意。“祁祁伤幽歌”，“祁祁”二字出自《诗经》的《邶风》，邶风有《采芣苢》，《邶风》是邶国的歌谣。《邶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芣苢。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春日迟迟”，冬天的时候是昼短夜长，春天来了白天就长了，所以你觉得春天的一天很长很长，慢慢地天还没有黑，所以“春日迟迟”。女孩子出去采芣苢，“芣苢”是一种植物，“祁祁”是长得茂盛的样子。已经许嫁的女子预想到要离开父母，和丈夫一同到夫家去，所以“女心伤悲”。“萋萋感楚吟”也有出处。楚辞《招隐士》说：“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就是贵族子弟，去远游了，一直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春草长起来，“萋萋”也是茂盛的样子。“祁祁伤幽歌”，读到《邶风》里面“祁祁”这样的句子，我的心就悲伤。“萋萋感楚吟”，读到楚辞里面“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这样的诗歌，内心就感动了。“伤幽歌”跟“感楚吟”都表示离别的悲伤，或者是怀念的感情。谢灵运离开首都，被贬到遥远的海边，所以他说当谢惠连念这两句诗，就“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索”是孤独的样子，我孤独地居住，离开了朝廷里那些同事朋

友。当一个人孤独地居住生活的时候，就容易感到日子太长了，怎么老也过不完呢。“索居”就容易使人感觉到时间的长久。我们说“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离群”，我离开了我的伴侣，“处”是安排，我难以安排我内心的心、感情。“索居”跟“离群”是对的，“永久”跟“处心”不十分对，可是“易”跟“难”对得很工整。这是中国对偶的另外一种艺术，在对偶之中放宽一点，有两个字放出去不对。以后我们要讲唐朝的律诗，李白最喜欢用这样的句子。李白有一首《夜泊牛渚怀古》，牛渚是一个山，他夜里停船在牛渚山的山边，怀念在牛渚山发生的一个历史上的故事。“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这是五言律诗，律诗第三句跟第四句应该是对句，可是它不对。我在牛渚这里，在西江江边，晚上天气很好，碧蓝的天空没有一片白云。我登上船看到一轮明亮的秋月，就怀念起古代的一个姓谢的将军。“忆”字是动词，“舟”字是名词，“望”字是动词，“谢将军”是个人，它完全不对。就是说对偶的诗中间忽然有一句不对，把它放开了。这是另外一种规则之中的变化。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南陵踏歌声

周子杰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这是刘禹锡笔下巫山南陵渡的景致。

汽车行至南陵竹枝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现代化民宿建筑，我拍摄一张南陵古渡口的图片，发给对象，她发来的是一个惊讶呲牙的表情包，接着更是一段文字：

“南陵这边，变化可真大啊！多拍点照片给我。”

我轻轻将相机放在南陵渡口，用石头摆起一个三脚架，延时摄影按钮按下，便滴滴答答开始记录光影。我与表弟坐在渡口远眺，江水哗啦啦拍打着江岸，目光随着几只江鸥逐渐飞远，江鸥发出“呜呜——”的鸣叫，从镜头前掠过……

渝东门户巫山，南陵与老城隔江相望，一江两岸，各自气候风景略有不同，如那歌词曰：“东边日出西边雨，看似无晴却有情。”

儿时，我和伙伴在南陵渡口的船上旧仓库里捉小猫玩，那是一只黄色的小野猫，东躲西藏，机灵得很。这就足够我耗掉所有空闲时间。

渡口周围有沙滩，春天来了，我就会和伙伴去岸边放风筝，江边放风筝，沙滩广阔，风大而凉，只要松开手，风筝就能自己在地上上天。

南陵渡岸上长着许多松树，有年头的，笔直向上，枝叶肆意横生。

我和好友王石头好不容易就着春天的微风将风筝送上天，它总是不稳，我们牵着线，提心吊胆它要掉下来，然而最终没掉下来——风筝卡在了松树枝上。暗绿的松枝上困着一抹橙黄，样子甚是突兀。我们不敢用力扯，线断了就彻底没戏了。

我不记得最终有没有把风筝拿下来，或许没有。它也许永远在那儿。王石头被叫回家了，我回家写数学，我们都回到了高高的三楼。自此后，我们再也很少下楼玩耍，春天里的风筝怎么样了，我们也不关心。我们都没太多时间。

南陵的松树也都统统被推倒，带着我滑稽的橙色风筝，被运往垃圾堆。

从此那里是光溜溜的一片，平整而广大，像一块案板，很适合放风筝，只是再也没有人放风筝。

高三毕业回南陵，看见楼下两个空落落的树桩，连着花坛也一并被席卷而走。

看着树桩，我想起外公曾经撕开一片玉兰树叶递给我。我闻到的那一股玉兰香，透明宁静，却带着锋利腥气。那种透明的绿是树的血液，那种宁静，其实是血液的气息，血里裹挟着阳光和夏风，想象着一棵参天大树，散发出这样迷人的气息。

一切都戛然而止在后来的一个夜晚，我独自躺在座椅上，脑袋空空，却又突兀地感叹起来，又是夏夜呀。只是这个夜晚是我高考结束的夜晚。而在这个夏天的夜晚，玉兰凭空消失，无影无踪。相思林还在。只是我也要走了。等我离开，老房子也要拆。这令我费尽气力，期待已久的别离时刻，为什么来得这么悲凉？树都砍光了，房子也推平了。

时间好像又回到那个春天。我背上包，抛开一切疑惑与烦恼，从老房子黑黢黢的走廊里拾阶而下，路过玉兰树，穿过南陵三百六十道弯，我看到一只飞翔的风筝。

“潏潏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

2023跨年，我和两三好友在巫山南陵岸，游夜色中崭新的竹枝村。

汽车过了大桥就渐渐进入巫峡口，公路在山边蜿蜒，山上满是红叶树，这些树无论是枝干还是叶子，都显得有劲有精神。灯光也正灿烂，东边一丛射灯，红色的山，各色的灯火，再加上对岸的“三峡之光”情景夜游，眼前是一片鲜亮。

山势崎岖，迎着晚风，盘山公路时而宽，时而窄，时而上坡，时而下坡，耳边的风声也时时变换调子。

入村口大约3公里就来到南陵渡口，这时，无人机表演即将进行。

在南陵渡口抬头望，头顶的树林突兀森郁。晚上八点半，突然腾空而起，大约有三四百架，身边的朋友都惊讶地瞪大了双眼，机阵一会儿变成蓝红相间的“我爱巫山”，一会儿又变换成“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一会儿又变成“神女恋城，红叶巫山”的字样……

无人机表演结束，便是满城烟花灿烂，朵朵烟花在黑夜绽放，顺着渡口往下，乘船回巫山县城，渡口边的草坪上正放着“长江之歌”，夜色行船回九码头，大家脸上洋溢着笑容，或许是源于新的一年的跨越，更是源于岁月乡情的长久。



《年的味道》

卢先庆 / 摄



打牙祭，在现在孩子的生活里，是个陌生而遥远的词汇。

我们小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好的，吃一顿肉叫打牙祭。

冬月初一过，寒冬渐渐袭来，得赶紧把地里的红苕挖完。拣一些大的放进地窖，储存一个冬天一直吃到明年春天。剩下的一些小个的打碎，滤了苕粉晒干，留下苕渣，拌些玉米面，和些菜叶，煮了给年猪吃，这叫喂膘。

腊月伊始，年猪长得肥肥胖壮，憨吃憨睡。眼看就要开始张罗着杀年猪了。父亲去二队的徐伯伯家要棕叶子。他们家坐落于山脚下，屋前屋后种满了棕树，院子里还有几丛漂亮的牡丹花，春天开得花枝招展。但我们只能远远地望，不敢去摘，因为他养了一只凶恶的大黄狗。狗蹦起来，比人还高，又没用绳子拴着，咬上一口就要流血。那时是没有狂犬疫苗的。

徐伯伯的儿子和我一个班，牡丹花开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摘一朵藏在裤兜里，带来学校给我。那是我最早收到的鲜花，藏在书包里，红色的花瓣，带着些早晨的露珠，香气扑鼻，第二天枯萎了还是香。

那算是最早给我送花的人了。我想他送花的理由，一是我爸爸教他，二是我们玩老鹰捉小鸡时，我可以让他当老鹰或是鸡妈妈。惭愧的是，时隔三十多年，我竟记不清他的模样。据说被他父亲发现后，被脱了裤子挨了一顿死打，边打还边骂：“看你这吃里扒外的龟孙子，以后还偷不偷？”挨打的事，是他玩伴后来告诉我的。

扯远话题了，继续回到棕叶子上。

记忆中杀年猪那些事儿

周善梅

父亲把棕叶子晾在窗户外，说等杀年猪的时候系卯子。母亲说：“今年家里有两头猪，早点把屠宰证扯了吧，上头管得紧，免得到时还得卖掉一头。邻居吴家爷爷家刚死了头猪，把他们那个名额要过来，把扯证的钱给老人补上。”

“到时给吴家爷爷提个卯子去。”爸爸补道。

这些都是我在被窝里，装着睡觉，偷听到的。

定下杀年猪的吉日，腊月初八。天还没亮，帮忙杀猪的就来了。爸爸给他们“神女峰”香烟，他们摆手不要，拿出自己的叶子烟，用纸裹了，吧嗒吧嗒地吸了，弄得我直呛。我也不敢作声，得罪了他们，猪就“杀不死”，我就吃不到香喷喷的炒肉片了。

母亲拿了火柴和火纸，悄悄地进猪圈去烧纸。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神秘仪式，直到现在也弄不懂。大概是这一年来养猪养出了情感，或是祈祷来年养猪能顺顺利利。火光中，母亲很是忧伤，火光映着母亲的泪光，至今难忘。

总之，母亲在那刻最温柔，慈祥。父亲说过她多次，但拗不过，只好随她去了。帮忙的在一边忙开了，在田坎边挖了个深坑，架起大铁锅，锅里装满水。抱来柴禾，不停地添柴，把窗户下的棕叶子煮在锅里，拿出来，搓成一根根卯子。

水在锅里滚滚地沸腾。杀猪佬铜锅儿爷爷才挑着个柳条框子慢悠悠地来。听说铜锅儿上过战场，敌人的刀插进他的大腿他连叫都没叫一声。他长着一张李逵般的脸，凶神恶煞。谁家小孩大哭不休不止，大人只要说声“铜锅儿来了”，立马止哭。

铜锅儿爷爷慢腾腾地卸下柳条筐，接过父亲递来的香烟，别在耳朵上，从口袋里掏出他的烟袋，说：“这个力头大！”又吆喝其他帮忙的人，“你们还磨蹭啥？赶紧去把猪揪来！”

于是，三四个人便顺着父亲的指引去打开圈门。猪们还在憨憨地睡，对这些突然的陌生来客不太理睬。哼了几声，又睡过去了。春舅舅便拿了树枝抽打猪的屁股，猪不乐意地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回到原地。

铜锅儿爷爷等了半天，没见动静，两眼一瞪，嘴巴边骂边往这边走来。他揪了一只耳朵，春舅舅揪了猪尾巴，其余三人揪了耳朵和猪身。父亲是文弱的秀才，动不得力气，大哥已过十二岁，在后面推着春舅舅，后来他吹牛说自己手里揪的是猪尾巴。

当是时，众人齐呼“嘿呀个呸呢”的号子声，夹杂着猪拼命挣扎所发出的“嗷嗷”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山村。众人协力将猪按倒在杀猪凳上，杀猪竟是由两条板凳临时绑在一起的。铜锅儿



清晨，我看见祖国

刘业俭

清晨，推开大门
我的眼睛一亮。我看见，
经历昨晚一夜风雨的祖国
多么干净，多么秀丽
多么洗练而蓬勃

站上阳台，我看见：
空气一样透明的祖国
雪峰一样稳健的祖国
蓝天一样高贵的祖国
长江一样平静深邃的祖国
大桥一样飞架南北的祖国
向左，是山水港湾一样的祖国
向右，是望不到尽头的祖国
仰头，那万千云朵，
正书写着，无边辽阔的祖国

哦，清晨就是我的祖国
清晨的每一缕空气，每一声鸟鸣
每一滴露珠，每一丝涟漪
每一次心跳，每一个长着翅膀的希冀
都是我一碧如洗、清新脱俗的祖国
天已经大亮了，我知道，
我亲爱的祖国，又将在世界的东方
奏响新一天的生命交响乐

我的身后，一簇鲜红的海棠，
新娘一样，不停地亲吻着，
宁静绅士的祖国。我伸了伸腰，
仿佛已经插上翅膀，从21楼，
直接飞入了巫峡口。亲眼目睹着，
那正在翻山越岭，正在海纳百川的
一轮金灿灿的祖国



爷爷从柳条筐拿出尖刀，眨眼间就看见那把刀子由白变红，就像变魔术般。然后他将刀用嘴叼住，双手按住猪的嘴和鼻子，直到猪再不动弹。这时，他才会将带血的刀扔在地上。

母亲拉了我们，躲在屋子里，母亲说，十二岁以下的娃娃是不能看杀猪的。她用双手将我们眼睛蒙上，我们只能从母亲的指缝间偷窥这声势浩大的杀猪场面。她自己也别过脸去，与相伴一年的猪作别，很是不忍。

父亲借来的大秤称不了整头猪。四位壮汉用长绳和碗口粗的树，将猪抬进大铁锅，淋开水，刮猪毛。破膛开肚，半边竟然有一百九十七斤。加上内脏，按三搭头。也就是说，母亲养了一头将近六百斤重的猪。

母亲敛住内心的骄傲，脸上的笑渐渐透了出来。她有条不紊地淘米下锅，萝卜炖排骨、给盆里的猪血旺划刀。父亲忙前忙后地装烟泡茶，我们兄妹则围着锅边打转转，等着丰盛的杀猪饭打牙祭。

如今，我们搬离了生养我们的小山村。铜锅儿爷爷去，帮忙的春舅舅他们也老的老，走的走。父亲也已长眠于地下。唯有母亲安在，但她再也养不出当年的大猪了。

人到中年的我们，常讨论着何时回故乡一次，却始终没能回去。即便回去了，过去的一切会重来吗？

一切的一切，都回不去了。

